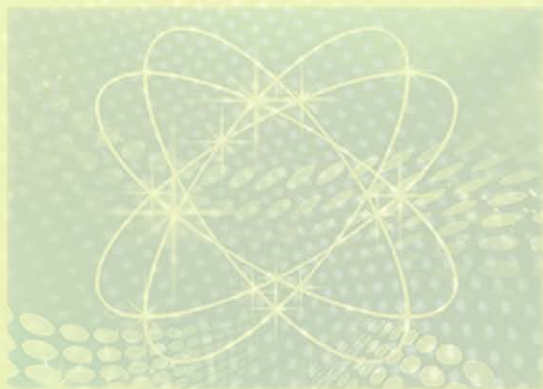


谈美书简 第2版

张广亮 编



远方出版社

● 语文新课标必读 ●

谈美书简

原著：朱光潜

编者：张广亮

远 方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谈美书简/张广亮编.—2版.—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7.11

(语文新课标必读)

ISBN 978-7-80595-989-4

I. 谈... II. 张... III. ①语文课—阅读教学—中小学—课外读物②美学 IV. G634.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1694 号

语文新课标必读

谈美书简

原	著	朱光潜
编	者	张广亮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7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80
印	数	3000
字	数	2700 千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595-989-4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再版说明

《语文新课标必读》是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组织编写的一套面向广大中小学生的优秀图书。自2004年10月首次出版以来,深受广大师生的欢迎。同时,他们也对这套丛书的改进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我们针对这些意见,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并结合中小学生语文教学的最新发展动态,在原书的基础上又重新做了细致的修订工作。

再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的最大特点是,以优化中小学生的语文素质,增强他们的阅读能力,推行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为宗旨,知识性更强,实用性更强,针对性也更强。

再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焕然一新,必能成为中小学生的良师益友,成为中小学生家庭的必备藏书。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2007年11月

前 言

国家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规定了不同阶段学生的阅读总量,要求学生认真阅读。为了贯彻落实这个新的教改方案,让广大学生能读到更多更好的书,提高语文素养,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我们重新修订了《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从内容上看,这套丛书所选篇目篇篇精彩,字字珠玑,其中包括哲理警句、成语典故、道德伦理、人文史话等等,这些作品饱含了作者的心血,融入了人类文明的血脉,是人类社会宝贵的文化遗产、永恒的精神食粮;从特色上看,这套丛书重点突出,搭配合理,通俗易懂,既符合语文新课标的要求,又注意与课内篇目的衔接和互补,同时在每篇作品的前面设置了作者简介和作品分析两个版块,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与作品相关的知识,十分有利于阅读和鉴赏。

我们坚信同学们认真阅读这套丛书之后,可以打好“精神的底子”,进而开阔眼界,终身受益。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你们忠实的帮手,让你们实现高品位、高素质的美好人生。

编 者

目 录

作者简介.....	(1)
作品分析.....	(3)
一 代前言:怎样学美学?	(5)
二 从现实生活出发还是从抽象概念出发?	(12)
三 谈人	(20)
四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美学的一些误解	(28)
五 艺术是一种生产劳动	(36)
六 冲破文艺创作和美学中的一些禁区	(47)
七 从生理学观点谈美与美感	(57)
八 形象思维与文艺的思想性	(67)
九 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独特地位	(77)
十 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	(86)
十一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96)
十二 审美范畴中的悲剧性和喜剧性.....	(105)
十三 结束语:“还须弦外有余音”	(115)

作者简介

朱光潜(1897.9—1986.3)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笔名孟实,安徽省桐城县人。1922年毕业于香港大学文科教育系。1930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文科硕士学位。1933年获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四川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教授、教务长。1946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代院长,中国美学学会第一届会长,民盟第三至五届中央委员。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毕生从事美学教学和研究。

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近代的事。王国维、蔡元培、鲁迅、周扬等都为我国现代美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美学还是附属于哲学、文学。这时朱光潜先生写了《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等专著。这些著作详细介绍了西方美学思想,对美学基础知识、基本观点的阐述也较系统。先生是第一个向中国全面系统地介绍西方美学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提出了“美是主客观的辩证统一”的观点,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实践观点”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美学

思想,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美学流派。粉碎“四人帮”后,朱光潜先生又“怀着舒畅的心情和老马伏枥的壮志”,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等进行系统研究,对一些译文提出了有重大价值的修改意见,写了《谈美书简》等著作。他为我国现代美学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西方美学史》是朱光潜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美学史著作,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价值,代表了中国研究西方美学思想的水平。对黑格尔《美学》的翻译,为他赢得了崇高声誉。

朱光潜先生的著作,还有《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变态心理学派别》、《变态心理学》、《谈修养》、《克罗齐哲学述评》、《美学批判论文集》、《美学拾穗集》、《艺文杂谈》。同时翻译了柏地耶、哈拉普、柏拉图、克罗齐、黑格尔、莱辛、维柯等人的论著。先生是继梁启超、蔡元培和王国维等人之后中国 20 世纪大师级的美学家。他的数量众多的译著和著作为我国的美学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铺平了前进的道路。

作品分析

《谈美书简》这不是一本普通的小书，而是一位老人对美毕生追求的宝贵成果，是对后辈学人意味深长的美学教导。朱光潜先生在美学及文艺理论方面造诣很深，我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1925年起先后赴英、法等国学习，获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教授。毕生从事美学教学与研究。重要著作有《文艺心理学》、《西方美学史》、《悲剧心理学》等，并有多种美学译著行世。

《谈美书简》是作者在 82 岁高龄的情况下写就的“暮年心血”之作，这本小册子既是对自己漫长美学生涯和美学思想的一次回顾和整理，也是给来信提问而未复的朋友们，特别是青年朋友们的一次回复。全书由十三封书信结集而成。书中，朱光潜先生针对美学界以至整个学术界多年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所造成的学风上的种种流弊，就青年朋友们普遍关心的一系列美学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探讨，是初涉美学者学习美学知识的重要参考书籍。《谈美书简》不是大部头的理论著作，而是采用书信体的形式，娓娓道来，亲切自然，将许多深奥的美学知识通

俗化。

在本书中,先生还谈到了许多治学为人的道理。例如在第一封信中,他教导我们说:“我们干的是科学工作,是一项必须实事求是,玩弄不得一点虚假的艰苦工作,既要有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恒心,也要有排除一切阻碍和干扰的勇气……是敷衍、蝇营狗苟地混过一生呢?还是下定决心,做一点有益于人类文化的工作呢?立志要研究任何一门科学的人首先都要端正人生态度,认清方向,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先生还说“研究美学的人如果不学一点文学、艺术、心理学、历史和哲学,那会是一个更大的欠缺,要学通一二种外语……”对我们今天学习、研究美学有很大帮助。

一代前言：怎样学美学？

朋友们：

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七年，我有十多年没有和你们互通消息了。“四人帮”反党集团被一举粉碎之后，我才得到第二次解放，怀着舒畅的心情和老马伏枥的壮志，重理美学旧业。在报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们才知道我这个本当“就木”的老汉居然还在人间，纷纷来信向我提出一些关于学习美学中所遇到的问题，使我颇有应接不暇之势。能抽暇回答的我就回答了，大多数却还来不及回答。我的健康状况，赖经常坚持锻炼，还不算太坏，但今年已八十二岁，毕竟衰老了，而且肩上负担还相当重，要校改一些译稿和文稿，带了两名西方文艺批评史方面的研究生，自己也还在继续学习和研究，此外因为住在首都，还有些要参加的社会活动，够得上说“忙”了。所以来信多不能尽回，对我是一个很大的精神负担。朋友们的不耻下问的盛情都很可感，我怎么能置之不理呢？都理吧，确实有困难，如何是好呢？

不久前，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在广州召开了工作规划会议。

在会议中碰见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同志,谈起我在解放前写的一本《谈美——给青年第十三封信》,认为文字通俗易懂,颇合初学美学的青年们的需要,于是向我建议另写一部新的《谈美》,在这些年来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对美学上一些关键性的问题谈点新的认识。听到这个建议,我“灵机一动”,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让我给来信未复的朋友们作一次总的回答,比草草作复或许可以谈得详细一点。而且到了这样大年纪了,也该清理一下过去发表的美学言论,看看其中有哪些是放毒,有哪些还可继续商讨。放下这个包袱之后,才可轻装上路,去见马克思。这不免使我想起孟子说过的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位冯妇力能搏虎,搏过一次虎,下次又遇到一只虎,他又“攘臂下车”去搏,旁观的士大夫们都耻笑冯妇“不知止”。现在我就冒蒙士大夫耻笑的危险,也做一回冯妇吧!

朋友们提的问题很多。最普遍的是:怎样学美学?该具备哪些条件?用什么方法?此外当然还有就具体美学问题征求意见的。例如说:“你过去在美学讨论中坚持所谓‘主客观统一’,还宣扬什么‘直觉说’、‘距离说’、‘移情说’之类‘主观唯心主义货色’,经过那么久的批判,是否现在又要‘翻案’或‘回潮’呢?”

这类问题在以后信中当相机谈到,现在先谈较普遍的一个问题:怎样学美学?

西方有一句谚语:“条条大路通罗马”,足见通罗马的路并非只有一条。各人资禀不同,环境不同,工作任务的性质不同,就难免要走不同的道路。学美学也是如此,没有哪一条是学好美

学的惟一的路。我只能劝诸位少走弯路,千万不要走上邪路。“四人帮”在文艺界进行法西斯专政时,我们都亲眼看到一些人在买空卖空,弄虚作假,公式随便套,帽子满天飞,或者随风转舵,哪里可谋高官厚禄,就拼命往哪里钻,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这是一条很不正派的邪路,不能再走了。再走就不但要断送个人的前途,而且要耽误我们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业。

我们干的是科学工作,是一项必须实事求是、玩弄不得一点虚假的艰苦工作,既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恒心,也要有排除一切阻碍和干扰的勇气。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末尾曾教导我们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到这里人们就应该排除一切疑虑;这个领域里不容许有丝毫畏惧!’”归根到底,这要涉及人生态度,是敷衍衍衍、蝇营狗苟地混过一生呢?还是下定决心,做一点有益于人类文化的工作呢?立志要研究任何一门科学的人首先都要端正人生态度,认清方向,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一切不老实的人做任何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工作都不会走上正路的。

正路并不一定就是一条平平坦坦的直路,难免有些曲折和崎岖险阻,要绕一些弯,甚至难免误入歧途。哪个重要的科学实验一次就能成功呢?“失败者成功之母”。失败的教训一般比成功的经验更有益。现在是和诸位谈心,我不妨约略谈一下自己在美学这条路上是怎样走过来的。我在一九三六年由开明书店

出版的《文艺心理学》里曾写过这样一段“自白”：

从前我绝没有梦想到我有一天会走到美学的路上去。我前后在几个大学里做过十四年的大学生，学过许多不相干的功课，解剖过鲨鱼，制造过染色切片，读过艺术史，学过符号逻辑，用过薰烟鼓和电气反应仪器测验过心理反应，可是我从来没有上过一次美学课。我原来的兴趣中心第一是文学，其次是心理学，第三是哲学。因为欢喜文学，我被逼到研究批评的标准，艺术与人生，艺术与自然，内容与形式，语文与思想等问题；因为欢喜心理学，我被逼到研究想象与情感的关系，创造和欣赏的心理活动，以及文艺趣味上的个别差异；因为欢喜哲学，我被逼到研究康德、黑格尔和克罗齐诸人的美学著作。这样一来，美学便成为我所欢喜的几种学问的联络线索了。我现在相信：研究文学、艺术、心理学和哲学的人们如果忽略美学，那是一个很大的欠缺。

事隔四五十年，现在翻看这段自白，觉得大体上是符合事实的，只是最后一句话还只顾到一面而没有顾到另一面。我现在（四五十年后的今天）相信：研究美学的人如果不学一点文学、艺术、心理学、历史和哲学，那会是一个更大的欠缺。

为什么要作这点补充呢？因为近几十年我碰见过不少的不学文学、艺术、心理学、历史和哲学，也并没有认真搞过美学的文艺理论“专家”，这些“专家”的“理论”既没有文艺创作和欣赏的基础，又没有心理学、历史和哲学的基础，那就难免要套公式，玩弄抽象概念，你抄我的，我抄你的，以讹传讹。这不但要坑害自己，而且还会在爱好文艺和美学的青年朋友们中造成难以估计

的不良影响,现在看来还要费大力,而且主要还要靠有觉悟的青年朋友们自己来清除这种影响。但我是乐观的,深信美学和其他科学一样,终有一天要走上正轨,这是人心所向,历史大势所趋。

我自己在学习美学过程中也走过一些弯路和错路。解放前几十年中我一直在东奔西窜,学了一些对美学用处不大的学科。例如在罗素的影响之下我认真地学过英、意、德、法几个流派的符号逻辑,还写过一部介绍性的小册子,稿子交给商务印书馆,在抗日战争早期遭火烧掉了。在弗洛伊德的影响之下,我费过不少精力研究过变态心理学和精神病治疗,还写过一部《变态心理学》(商务印书馆出版)和一部《变态心理学派别》(开明书店出版)。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心情沉闷,在老友熊十力先生影响之下,读过不少的佛典,认真钻研过“成唯识论”,还看了一些医书和谈碑帖的书,可谓够“杂”了。

此外,我还有一个坏习惯:学到点什么,马上就想拿来贩卖。我的一些主要著作如《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和英文论文《悲剧心理学》之类都是在学生时代写的。当时作为穷学生,我的动机确实有很大一部分是追求名利。不过这种边买边卖的办法也不是完全没有益处。为着写,学习就得认真些,要就所学习的问题多费些心思来把原书吃透,整理自己的思想和斟酌表达的方式。我发现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式和思想训练。问题出在我学习得太少了,写得太多太杂了。假如我不那样东奔西窜,在专和精上多下些工夫,效果也许较好些。“事后聪明”,不

免有些追悔。所以每逢青年朋友们问我怎样学美学时，我总是劝他们切记毛泽东同志集中精力打歼灭战和先攻主要矛盾的教导。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打，不要东奔西窜，浪费精力。就今天多数青年人来说，目前主要矛盾在资料太少，见闻太狭窄，老是抱着几本“理论专家”的小册子转，一定转不出什么名堂来。学通一两种外语可以勉强看外文书籍了，就可以陆续试译几种美学名著。翻译也是学好外文的途径之一。读了几部美学名著，掌握了必要的资料，就可以开始就专题学习写出自己的心得。选题一定要针对我国当前的文艺动态及其所引起的大家都想解决的问题。例如毛泽东同志给陈毅同志的一封谈诗的信发表之后，全国展开了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这确实是美学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你从事美学，能不闻不问吗？不闻不问，你怎能使美学为现实社会服务呢？你自己怎能得到集思广益和百家争鸣的好处呢？为着弄清“形象思维”问题，你就得多读些有关的资料和书籍，多听些群众的意见，逐渐改正自己的初步想法，从而逐渐深入到问题的核心，逐渐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和思考能力。这样学美学，我认为比较踏实些。我希望青年朋友们不要再蹈我的覆辙，轻易动手写什么美学史。美学史或文学史好比导游书，你替旁人导游而自己却不曾游过，就难免道听途说，养成武断和不老实的习惯，不但对美学无补，而且对文风和学风都要起败坏作用。

在我所走过的弯路和错路之中，后果最坏的还是由于很晚才接触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长期陷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的泥淖中。解放后,特别在五十年代全国范围的美学批判和讨论中,我才开始认真地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而逐渐认识到自己过去的一些美学观点的错误。学习逐渐深入,我也逐渐认识到真正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并不是一件易事。如果把它看成易事,就必然有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危险。我还逐渐认识到历史上一些唯心主义的美学大师,从柏拉图、普洛丁到康德和黑格尔,都还应一分为二地看,在美学领域里他们毕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点认识使我进一步懂得了文化批判继承的道理和钻研马列主义的重要性。所以我在指导我的研究生时,特别要求他们努力掌握马列主义。要掌握马列主义,首先就要一切从具体的现实生活出发,实事求是,彻底清除公式化和概念化的恶劣积习,下次信中再着重地谈一谈这个问题。